



阿里山遊記

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教學部 李宇洋住院醫師

1.

早晨的視野晴朗，遠處的山巒清晰可見，在山嵐未起、還未被雲霧籠罩的山林，翠綠的不可思議。然而這些不可思議的色彩卻是記錄不下來的，上山之後手機就變得很印象派，模糊的鏡頭像是睡眠惺忪的景象，光線都模糊在了一起，對 3C 苦手的我，索性不拍照了，便讓光線流淌，從樹梢灑落、在叢林間流過，鮮明的色彩流進瞳孔、映入視網膜。就這樣進入大自然，在如此的早晨與林間的動物相遇，聽著不知名的鳥兒啼叫、看著樹梢間在騷動，然後不經意間，與一隻大灰狗擦肩而過。匆匆的一眼似乎感覺它走路的樣子不大對勁，定眼一看，原來是隻山獼猴。他老神在在的回望向我，彷彿在早已看透了我們這些沒見過「世面」的都市人，不疾不徐的轉身離開。我便就繼續沿著塔山步道持續向上，攀登而上感覺肌肉在收縮、感覺肺部在擴張、感覺終於讓這近乎半年沒什麼運動的身體，重新熟悉心跳的悸動與肌肉的悲鳴，於此同時也終於近乎到了盡頭。

那邊是個基地，一旁有陡峭的階梯向上延伸，目所能及的遠端，則是一個告示牌，大大紅字寫著「禁止進入」。我踏上幾階階梯從高處向下看，是雲霧在山頭翻滾，但同時與卻也帶來莫名的恐懼。不知道是因為高聳、還是因為那階梯的盡頭豎立的紅牌子。在不知名的心慌下，我便匆匆下山。



2.

下山的路，總想著「恐懼」這件事，似乎年紀愈大愈是怕這怕那的。有時在河畔怕水，在山上爬高，在月台看著疾駛而過的列車也有莫名的焦慮，即使知道自己處於安全的位置，一旦望向那不可知的水深、千米的深壑、或是聽聞那急勁的風切迎面而過，都不由得令人心驚。當然這都是些危險的事，也許本能性的便會警覺，但一路想來不免覺得哪裡有些不和諧的感覺。回想起來，似乎總在那些時刻緊握著自己的身家財產，深怕哪個不小心的意外便不翼而飛。這才想到，自己害怕的或許不是真的危險，而是“失去”這一件事情。

究竟是害怕失去什麼呢？思來復去，大概是執著於“所有”吧。對於自己掌握、擁有的東西，人們不輕易能夠放手，儘管未必是高價值的東西，但從主觀上，失去這些無非緊要的東西，卻是如同失去手腳、甚至生命般令人痛苦，進而感到懼怕。人們將這些東西視為自己本體的延伸，將自己的存在依附在這些東西、事物上面，藉此人們才能藉由這些東西、事物來辨別自己，得到自己的價值。所以從結果來看，這些無非緊要的東西

成了人們的價值或是價值依據，在喪失這些東西的同時，他們的價值也同時消滅，也就是他們自身就找不著自己的存在。主體性就消失了。

對於危險，人們害怕失去，直觀且具體的形式是失去生命、失去身體；而在深思之後則擴展到了其他事物，總結來說，人們害怕會使自己失去的事物。

3.

後來下山時，遇到陌生的山友才知道，塔山步道的那階梯再上去就是終點了，有一個眺望的平台，風景很好。說起來有點可惜，但或許就是沒有緣份吧，而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
然而關於「恐懼」這件事情其實還有下文。那天下山之後不過中午，所以下午便搭了公車去看看阿里山的二萬平車站。看介紹是目前還在整修的車站，目前沒有火車通行，在復古的車站前，兩邊是大片的懸壁，眼前是一片山巒綿延，而一旁是鐵軌步道，在黑森林裡浸淫在松、杉的氣息之中。以上是網路上網誌所看到的圖片與介紹。

當我興致匆匆的搭車、下車之後，才又察覺要步行近三公里的路。「走就走吧」。原本是這樣想的，但走不過多久，山霧便掩面襲來，濃厚的霧氣遮蔽視野，眼前不過幾十公尺的清晰。霧氣蒸騰、山雨欲來，樹叢裡時不時傳出奇怪的鳥叫聲，「嘎嘎嘎」的彷彿在警告著誤入此地的愚蠢人類，而當聲音平息，又回歸到一片虛無，沒有任何聲音、沒有風、沒有葉子的騷動，一切的一切都在等待，等待著最佳的時機伺機而動，是狩獵還是被狩獵，彷彿被各種「獵人」虎視眈眈似的，此時的空氣宛如凝結了

一般沉重，我放輕腳步、謹慎的加快步伐，一面又環顧四周、提高警覺，擔心著是否隨時會有任何的野獸怪物，從樹梢、從樹叢、甚至從迷霧裡一躍而出。緊張的氣氛使得時間尤其漫長，我時不時拿起手機定位自己的位置，但每次座標的移動都顯得渺小，究竟還要多久才能走到目的地我也不知道，而下班回阿里山的公車還要等一個多小時，若是這樣走回頭路又覺得可惜。當時便咬緊牙根的走了下去，然而迷霧絲毫沒有散去的跡象，沒有下雨大概是唯一值得慶幸的事情。

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在一片安靜的山林想起了「轟轟」的引擎聲，白茫茫的遠方出現了兩顆光球慢慢靠近。是汽車！但顯然他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，大概只是很莫名其妙，怎麼會有人就這樣一個人走在這裡，也或許「我」才是他們在這樣的山林裡不想預見的「幽靈」也不一定。就這樣我一個人又回到山林白霧、鳥叫獸鳴、安靜無聲，然後又偶時的汽車經過，然後再度回到白霧無聲。面對白霧裡的未知，我只知道我「恐懼」著、害怕著，但卻不明究裡，這段路程令人恐懼，而我深思著後面的原由卻未有所獲。

4.

大約快一個小時吧，鐵軌出現在了眼前，車站就在前方。

小木屋的日式車站，木頭的月台，碎石子鋪墊著枕木，數條鐵軌排列在前，而在過去便是望路上看到的景，應該是要有「大片的懸壁，眼前是一片山巒綿延」，但就連圍欄也緩慢的山霧吞噬。整個山谷山霧瀰漫，白茫茫的分不出雲霧的邊界，原本蒼藍的天空也被遮掩成了灰白的世界。眼前的山霧嵐氣正鼓譟，從山谷攀升、越過樹梢與圍欄，騰空而起反覆旋

繞，就在這個平台的空間不斷的翻滾與吞噬著。看到這樣的景象，忽然便覺得自己變得相當的渺小，要是被這濃霧吞噬了，我在裡面便辨別不出其他東西，我與世界可以說失去了聯繫，此時我忽然明白，（不，準確的說是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些哲學論述），正是這樣的聯繫才確保了自己的存在，而之前所提的物品與價值依據便是其中的小小一環。當我們相信自己存在時，才能用東西提供自己價值依據，而具體自己的存在。

存在並不是我們自身的東西或是真實存有的真相，存在是存在於關係之間、聯繫之間的。正因為我認識了世界，我看見、我聽見、我觸摸、我感覺，所以我才存在於這世界，正是因為我有對照物，有眼前的樹木、石頭，聽見叢林間的鳥叫，感受到風吹過的感覺，我才知道有「我」。我們會在眾多的動作、事物中尋找主體、客體，當解釋將自己帶入主體時，我們才相信「我」的存在。如同「我」看見，「我」聽見，「我」觸摸、「我」感覺。正因為存在不能只有單一者，必然是在主客體之間，所以當我深陷在白霧之中，主客體參照物品減少時，才會感到焦慮，因為此時剝奪了「我」的主體性。

我「恐懼」著自己的消失，「恐懼」著自身存在的消失，而之前對於物品的價值依附也是一種主客關係，只是不只是單純的「我」擁有，更含有對「我」擁有之後「我」含有價值的關係，而這種關係更加具體，比單純存在的主客關係還要令人在意與執著。

5.

回去的路程反而快得多，精神上也不會那麼緊張。人就是這麼奇怪與荒誕，明明是一樣的路、一樣的白霧茫茫，在知曉這片迷霧的盡頭有些什麼東西後，就會開始相信，相信自己的存在，相信有主體與客體、有參照物。儘管危險依舊存在，儘管「嘎嘎嘎」的奇怪鳥叫聲依舊在警告，但我卻走得輕鬆了起來。

總結這天旅行的感想，有個交通工具真的很重要。



(攝於 阿里山二萬平車站 2021/09/27)